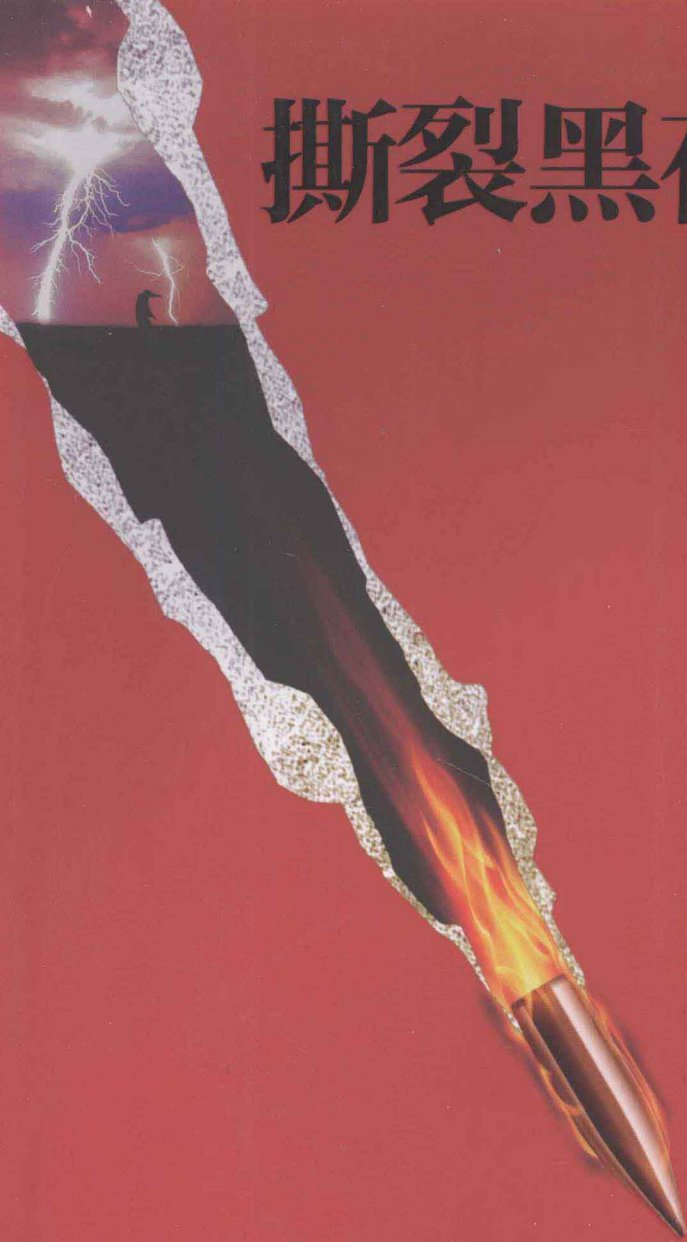


撕裂黑夜的枪声


王清秀◎著



不仅是一部优秀的法治小说、生态小说

更是一部反映民主建村的力作

作者笔锋犀利、立意深邃，小说语言优美、情节曲折、人物生动

 群众出版社

撕裂黑夜的 枪声

王清秀◎著



群众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撕裂黑夜的枪声 / 王清秀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14. 1

ISBN 978 - 7 - 5014 - 5187 - 6

I. ①撕…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76721 号

撕裂黑夜的枪声

王清秀 著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邮政编码: 10003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

印 张: 27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620 千字

印 数: 1 ~ 5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4 - 5187 - 6

定 价: 49.00 元

网 址: www.qzcb.com

电子邮箱: qzcb@sohu.com

营销中心电话: 010 - 83903254

读者服务部电话 (门市): 010 - 83903257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网购、邮购): 010 - 83903253

文艺分社电话: 010 - 83903973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大凡有阳光的地方，
就有阴影相随。

——题记



阳光与悲壮的唱和

吴浩容

我是从网易博客“山清水秀”中读到作家、诗人王清秀先生的长篇小说的。

这部艺术意境独特的文学作品，主题意蕴深厚，语言充满诗意，情节跌宕起伏，人物栩栩如生，分章节上传博客后，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关注。短短几个月里，读数评数成千上万，每篇日志上都有两三篇千字以上的评论文章，有的甚至长达四五千字，在网易形成了一种备受关注的“博客现象”。

小说以西起巍巍太行山、东入浩浩渤海的大沙河为故事发生的背景，情节紧紧围绕着大沙河的变迁生动而曲折地展开。大沙河流淌了数千年，久远广阔的时空给了作家挥毫驰骋的天地，让众多大沙河儿女、风流人物谱写了一曲当代英雄的诗意歌吟。

打开小说首页，“楔子·我是杀人犯”就牵引着我的目光在字里行间穿行。作家用“砰！砰！砰！”几声枪响拉开了故事序幕，主人公杨剑飞在枪声中以杀人犯的形象登场。他曾捐献一百万元改造了沙河滩，那里的花生地已碧波荡漾，乡亲们在笑声里开始步入小康之路，而他却在一夜之间成了杀人犯，将要离开生他养他的母亲河，走向茫茫未知的世界……大凡看到此的读者，都不禁要问：一个有爱心、有理想、有作为的复员军人，为什么会杀人？杀的是什么人？还杀了三个？一连串的问号像磁力线，强烈地吸引着读者的心。

一个作家，没有对生活的深度介入和深刻思考，绝写不出摄人心魄的作品。而这部长篇小说是作家长期深入生活、思考生活，被英雄的精神感动，被邪恶的阴险激怒，在一腔正义的催逼下，敲动键盘撰写而成的力作。在写作的日日夜夜，作家把自己的爱和恨与小说的人物命运相融合，达到了“迷狂”的地步。他给博友回复评论说：“常常写得泪水盈眶，有时放声而哭……”

判断一部小说是否优秀的标准很多，所创造的艺术形象是否鲜活、是否立得起来，是不可或缺的条件。特别是正面人物形象是否真实生动、有强烈的感染力，更是作品成功与否的关键。作家不是为写故事而写故事，而是把刻画人

物命运放在中心位置，同时，又让人物命运丰富故事线索，成为故事发展的助推力。

“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①是恩格斯对小说创作的精辟见解，也是这部小说塑造人物的重要笔法。如对主人公杨剑飞形象的塑造，作家设置了四大环境，通过对特定环境中人物的描写，赋予了人物形象鲜明的个性和丰富的内涵。一是社会环境。故事发生在民主法制尚须健全的时期，杨剑飞和腐败分子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较量，为了惊醒浮躁麻木的社会，他不惜以生命直击腐败，用自己一腔热血来洗刷贪官污吏泼在伟大的党身上的污点。这样，一个党性纯正、情操高尚、光彩照人的英雄形象，就矗立在我们面前。二是自然环境。当时的李家店耕地沙化，面积锐减，贫困落后。杨剑飞在部队荣立过“一等功”，本可以在县里安排工作。可是，他毅然放弃了让人羡慕的机会，把荒凉的大沙河扛在肩头，展现了一名共产党员复员军人无私奉献的高尚品质。三是工作环境。杨剑飞为改造大沙河到山里办矿筹措资金，他接手的煤矿因矿长发生车祸已关闭停产，六千吨煤积压，欠发矿工全年工资，矿工到政府门前“闹事”。面对这样一个烂摊子，杨剑飞毫不犹豫地收买下来，走上了推销积压煤、发放矿工工资的艰难之路，而他的凌云壮志、浩然正气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一步步得以展现。四是家庭环境。杨剑飞父亲瘫痪，母亲去世，家庭残破。他费尽周折和青梅竹马的英英成亲，英英却在新婚之夜猝死，婚礼变成了葬礼。英英娘遭受老年丧女的打击，患上抑郁症双眼失明，剑飞又和英英爹娘续亲为其养老治病。为救九兰于水深火热之中，他更是敢冒坐牢的风险。小说通过对其不幸爱情遭遇的描写，展现了杨剑飞美好的道德情操。

除了杨剑飞的英雄形象外，小说还塑造了生活在华北平原乡村的一组具有普遍意义的群英像：如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老支书牛占魁，刚正不阿的抗日老英雄杨又瑞，心怀群众、坚持原则的犟筋儿，热心风趣、乐于助人的半台戏，温柔善良、感恩知报的九兰，诙谐幽默、疾恶如仇的骨头王，爱憎分明、为阳光而歌的吹破天，心系矿工的副经理宁金堂，爱笑的矿灯管理员红霞姑娘。同时还塑造了一组群丑相：贪财暴虐的马王爷，放浪轻浮的彭娇娇，腐败专横的乡支书白凯，凶狠丑陋的强疯子，集流氓恶棍于一身的凶犯疤子牛宝胜等。走近这些小说人物，就仿佛目睹了世态百相和形形色色的人生。难能可贵的是，面对众多的正反面人物，作者没有停留在主要人物重点刻画、次要人物简单处理的手法上，而是将每一个人物的刻画得惟妙惟肖。书中的草根人物的形象鲜活而生动，极具个性色彩。如“滑稽大师”骨头王，作家就用上了“莲花落”这种富有特色的民间艺术，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全书三十五首莲花落，形成了一道幽默诙谐的风景线，赋予作品张弛有致的美感，大大增加了可读性。

^①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682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小说是一部具有诗意美的佳作。美学家朱光潜曾说：“第一流小说家不全是会讲故事的人，第一流小说中的故事大半只像枯树搭成的花架，用处只在撑持住一园锦绣灿烂、生气蓬勃的葛藤花卉。这些故事以外的东西就是小说中的诗。”^①在这部小说中，作家在处理好情节的基础上，用大量的诗意描写，深化意境、刻画心理，将自然风物与人物形象写得空灵、曼妙，将一幅幅唯美的画面呈现于读者面前。如开卷静谧的村庄之夜，杨剑飞被逼得走投无路时望着跳跃的炉火浮想联翩等，这些诗意经过了哲理的滤沥，闪着启人心智的璀璨火花，令人回味无穷。

不仅如此，作家还善于用抒情诗的笔法对重大场景精心渲染，营造气氛以推动情节发展。如桃花峪煤矿的开工典礼，大沙河花生丰收的喜悦，剑飞和英英、红霞与李福增的婚礼，英英、杨又瑞、老支书的葬礼等，写得各具特色。作家抓住这些场景，深入描绘人物的内心世界，抒发他们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结情感。特别是杨又瑞的“无声的葬礼”，令人读后泪水淹心。作家无论是对大自然的喜爱与忧患，还是对人间不平的恼恨与痛斥，都以充满灵性的笔触加以描绘，以颂歌或悲歌的情感吟哦，构建了不同声部的乐章和旋律，诗的意象、节奏、韵律等诸多元素得到淋漓尽致的释放。诗人的灵性润泽了小说，给人以极大的审美享受。

语言优美是作品的又一大亮点。阿斯图里亚斯说：“一部小说就是一桩语言的壮举。”小说是瑰丽的火焰，燃烧的是文字。文学之美，在于深厚的思想与娴熟的语言造就出的唯美意境，是作者在长期的尽善尽美的追寻中达到的至高境界。反复品味小说的文段，我们不仅能感受到作家所达到的遣词造句的至境，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更能得到一种美的熏陶和享受。

另外，作家在小说中运用了大量的典型方言，不仅展现了故事发生的地域、人物的真实性，而且使作品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书中人物的对白，用了大量的俗语、谚语和歇后语，对人物性格的塑造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读完“尾声·审判”，思绪万千。矿工们在法院门口合唱的自编歌曲《杨剑飞，俺们的好经理》还在耳际缭绕，李家店儿乡亲们为杨剑飞请罪而印满鲜红血手印的白布幛子仍在眼前飘飞。杨剑飞在法庭上的慷慨陈词，李家店人跪拜大沙河、叩问大沙河的场面，无不震撼人心，启人思索：谁能给他们一个民主法治的春天？谁能让李家店在阳光里歌吟？

这样的尾声，是沉重悲怆的也是铿锵呐喊的，是令人焦虑辛酸的也是激情燃烧的。

通篇来看，书中有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精彩之处。小说涉及民主、法治和生态领域。李家店的大事由村民大会民主决策，创造了村民理财制度。新上任的支书犟筋儿与罪犯牛宝胜，进行了民主与反民主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故事用

^① 朱光潜：《艺文杂谈》，第58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血的事实告诉我们，民主建设有时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杨剑飞两次被捕，既是一场法律的较量，又展示了依法治国的严肃性和重要性。李家店儿人保护耕地、开发耕地的壮举告诉我们，地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追求人与自然和谐是人类永远的主旋律。不言而喻，这是一部民主小说、法治小说、生态小说，字里行间浸透着作家对社会的良知与期望、对家乡的热爱和终极关怀。

掩卷沉思，心潮难平。小说有多厚重，意义有多深远，我水平有限，又感悟不出，留给朋友们评说吧。于匆匆中写下这些粗浅的文字，是为序。

2013年夏于荷城

目 录

楔 子	我是杀人犯	1
第 一 章	未曾蹚过的女人河	6
第 二 章	爱的变奏	15
第 三 章	没女人的日子不是家	23
第 四 章	死了就好了	31
第 五 章	永远欠着的一个吻	40
第 六 章	骨头王何许人也	50
第 七 章	阴差阳错的迎亲曲	59
第 八 章	高粱地深处的救命声	67
第 九 章	深夜越墙而逃	76
第 十 章	她倒在风雪迷茫里	84
第 十 一 章	老槐树上吊着一个人	93
第 十 二 章	凌晨“哐哐”的砸门声	101
第 十 三 章	无声的葬礼	109
第 十 四 章	血伴着雨水流	118
第 十 五 章	拍案而起	126
第 十 六 章	泪洒狱墙外	133
第 十 七 章	迟到的祭奠	141
第 十 八 章	雷管点燃了凶残	149
第 十 九 章	“轰隆隆”的爆炸声	156
第 二 十 章	政府门前的风波	165
第 二 十 一 章	从断头路启程	173
第 二 十 二 章	是黑马还是黑墓	180
第 二 十 三 章	悬崖绝壁上的寻找	189
第 二 十 四 章	灯红酒绿下的交易	199
第 二 十 五 章	绝路一条	207

第二十六章	来自荒漠的绿动	214
第二十七章	黑色旋律	223
第二十八章	战栗的夜	233
第二十九章	拨开迷蒙	240
第三十章	以黑换白的梦	248
第三十一章	寒流袭来	256
第三十二章	天外来客	266
第三十三章	杀猪的	275
第三十四章	把他拴在裤带上	284
第三十五章	选举风云	292
第三十六章	大沙河在呜咽	300
第三十七章	他一脚把凳子踢飞	308
第三十八章	短兵相接	317
第三十九章	人生如戏	325
第四十章	一把尖刀插在桌子上	333
第四十一章	血淋淋的阴谋	341
第四十二章	新婚夜手机响了	349
第四十三章	公路上的尸体	357
第四十四章	刀子朝着这儿捅	365
第四十五章	他在深夜里消失了	375
第四十六章	火光冲天	383
第四十七章	乌黑的枪口对准他	390
第四十八章	夜半枪声	399
第四十九章	立即开庭	408
尾 声	审判	415

楔子 我是杀人犯

黑沉沉的夜，像一张网撒落在华北平原的旷野、河流与村庄。

夜，网走了喊声、叫声、笑语声，网走了鸡啼犬吠、驴叫马嘶，网走了一天的嘈杂与烦躁，只有树木和稀疏的枯草在寒风中哀鸣。

夜，网走了灯光灶火和一切光亮，渐渐把房屋、街道、树木和黑色融成一体。无边无际的夜像一缸浓墨，又被冻结成凝固的黑冰。

村子里，突然响起“砰！砰！砰！”几声枪声。

枪声打破了黑色的宁静，空寂的夜骤然惶恐起来。

年轻的母亲把奶头塞进孩子嘴里，怕婴儿哭出声来。老人小心翼翼地起床，轻轻摸摸窗上的插销和门上的闩，唯恐没有插紧锁牢。年轻人和壮年汉子拿着菜刀棍棒躲在门后，侧耳听着街上和院子里的动静，提防不测。

枪声停了，街上响起汽车声。汽车声由重而轻，离开村子远去了。

家家户户一双双惊恐的眼睛仍然圆睁着，一颗颗“怦怦”乱跳的心猜测着，村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抢劫？”

“行凶？”

“……”

村民心里充满了惊讶和恐惧。

他们哪里知道，这个沉寂的冬夜，朦胧的寒光酝酿了一场血腥的残酷。

开向村儿外的是一辆黑色小轿车，出了村口向村子北面的沙河大桥驶去。车灯的光柱像两把明亮的锥子锥着浓密的黑夜，在前方捅开两条耀眼的光洞。而车后的夜马上合拢包围，严严实实地成为一体。

小轿车离开的村子叫李家店儿，但村里没有一户人家姓李，多是强姓牛姓杨姓。传说李家店儿的来历，是一户姓李的人家在这里开了一个饭馆儿，慢慢来这里的人家多了形成一个村子，李家店儿就成了村名。有的说，后来李家赔了本还不起债，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悄悄逃走了。也有的说，李家出了大官儿，迁到京城享福去了。从此，李姓就消失了。李家店儿近六百户人家，在这一带不算大村子。往村子北面走一里多远有条河，河很宽，两岸之间有十里之遥。河床里铺满从太行山冲来的如雪似玉的细沙，沿河的村子叫它大沙河。

大沙河泛滥的夏季，河水翻滚，浊浪滔天，像群四散乱逃的猛兽，淹没大片的良田和村舍。没水的冬季，沙河像条僵硬的白蟒，静静地躺在两岸之间。西北风呼

啸着刮来，卷起遮天蔽日的沙子，向沙河南岸铺天盖地袭来，沙子一片片吞食耕地，土地沙化，产量降低。为了夏季防洪，冬季防沙，沿河南岸的村庄修了大堤，堤上栽着柳树和槐树。各村修的河堤一段儿一段儿地连起来，好似一道绿色的长城蜿蜒向东。

大沙河像一条深深的刀痕，把河南岸的村庄和坐落在河北面五六十里的怀巾县城切断。河上没桥，闹洪水时南北交通阻隔。河里的沙子松软，不好竖电线杆儿，拉不来电。到了夜里，河北岸灯光如昼，河南岸伸手不见五指。大沙河割裂了这里与县城的经济命脉，沿河南岸一带的村落穷得叮当响。

小车司机是大沙河的兒子，也只想当大沙河的兒子。他在部队立过一等功，按规定，复员回来可以在县里安排一份儿工作。他立志改变家乡贫困落后的面貌，断然谢绝了。他认为能为家乡父老出一份儿力是缘分，是使命，是部队培养出的一种凝重的责任，他要用党性和生命去承诺。在改革的大潮里，他找到了一种力量，找到了大展宏图的机遇。

他办起企业，企业越办越大，人们叫他“万元户”。为了改变家乡落后面貌，他拿出一百万元改造了村子北面的沙河滩，开发了一千五百多亩花生地，村儿里的土地增加了一倍，乡亲们的日子开始滋润起来。他又支援村里五十万，给孩子们建教学楼，给家家户户装自来水，给村里铺柏油路……

小轿车风驰电掣般地飞奔。

他紧紧握着方向盘，目不转睛地望着前方。他多次开过夜车，但从未感觉过今夜在旷野里开车的滋味。他想到刚才发生的一切，虽然认为自己是维护正义的凶手，但可能很快就会被判处死刑。多少个艰难的日日夜夜，他用自己的血汗，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建起的理想大厦今夜却被自己摧毁，不到几个小时就坍塌成废墟。一想到想要干出一番事业的日子马上就要结束，他心中不免泛起一丝眷恋和孤独。他感到人生就是一道难解的方程式，马上就要解开了，却戛然而止，成为一道一生再也解不开的题……

沙河大桥是前年落成的。

小轿车开上大桥，突然刹车，他怀着复杂的心情，想最后一次看看生活了三十年的家乡河。

他打开车门，抱着左腿着地，死死地抓着车门，艰难地从车上下来，靠在车子上，看来腿的伤势很重。平时，他从不吸烟，今晚却破例点着一支烟，不过一口儿也没吸，只是用手夹着。他沿着河道向远方深情地望去。天太黑，眼前的一切都看不清。然而，凭着清晰的记忆，恋恋不舍的心像一条触须，穿透夜幕，向远方延伸……

他无法忘记，大沙河给了他儿时难以忘怀的温暖。在饥饿的日子里，开春他和小伙伴们爬到树上采柳葇儿和柳芽儿。母亲把柳葇儿、柳芽儿煮熟，拌上炒熟的黄豆磨成的粉，吃起来比肉还香。以后的日子里，每每回味起来，还余味儿满口。现在，炒熟的豆粉拌柳葇儿和柳芽儿，成了高级酒楼的时髦菜。他去酒楼吃饭，一

定要一盘儿这个菜吃个稀罕。河堤内，是一片长满菅草的河滩。菅草叶儿像韭菜叶儿，不开花儿。草根儿甜甜的可以吃，晒干了可以当柴烧。孩提时的春天，冬粮已尽新粮未熟、家家缺粮断灶，日子十分难熬，乡亲们挖草根儿充饥。他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母亲教过的一首童谣：“好过的年，难过的春，撅着屁股挖草根。”

他清楚地记得，大沙河是他儿时的童话世界，最爱玩耍的乐园。夏天，和小伙伴儿们到浅水里游泳、摸鱼、打水仗，溅起欢乐的笑声。秋天，光着腚在洁白如玉的沙上翻筋斗，弄得满头满脸满身沙粒儿。他们找个水坑儿洗个澡，穿上裤头儿，背着小褂儿回家去。没捡到柴草不敢进家门儿，不回去又怎么办？硬着头皮回到家，让爹打一顿屁股。

留在记忆深处永远抹不去的，是每年春天老师带领他们排着队，扛着小铁锹，到堤上栽树。春风吹拂着胸前的红领巾，唱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歌儿，开心极了，他们可以为家乡河添一抹绿色，贡献一份力量了。他栽的树长高了，有时还能凭记忆找到。

童年的梦是他初读人生的本能，是滋养人生改变人生的萌动。童年的梦是幼稚的，却是他人生坐标的基点。正因这稚嫩而美丽的梦，他才如此地热恋家乡，正因如此地热恋家乡，他才把强烈追求的情感和无私拼搏的毅力种植在大沙河里。他记得开发沙河滩的日子里，推土机、拖拉机轰隆隆地欢唱，外村儿的老百姓也赶来看热闹。轰鸣声和欢笑声，唤醒了沉睡千年、荒芜千年的沙河滩。夏天，大人孩子望着绿油油的花生地像块偌大的绿毯，心中的喜悦随着碧波荡漾。村里把花生地承包出去获得了一笔很可观的收入，解决了村子的办公花销，还有了上百元的积蓄。乡亲们把花生变卖成钱，舒坦的日子牵着阳光向上蹿。

今夜，这个不平静的夜，让他感悟到人生是血与火的恋歌，一个从娘胎血浆里爬出来的灵魂，即将被火化成灰，就要飘然归去。时光一页页叠加又一页页翻去，人生短暂，奋斗是他生命的永恒。但人生没有绝对的完美，奋斗不等于成功。人生落幕的尾声，不知道是支壮歌还是支悲歌，那就让家乡的河来见证吧！

再过三年，就要到21世纪了，然而他无缘进入已摇响了门环的新世纪。

望着夜幕下的母亲河，他是多么地热爱，多么舍不得分手和离去！他想到今晚发生的一切，心中滋生了一种难以言喻之情，伤感涌满心窝儿。他摇摇头，自言自语道：“永别了，大沙河！”

点着的香烟一口也没吸过，慢慢地燃烧着，烫着手指才把他从回忆里拉回来。他扔掉烟头，狠狠一脚踩灭，钻进汽车挂上快车挡，重重踏下油门儿。小车像离弦的箭，向县城疾驶。

来到县公安局门口，大铁门紧关着。

他拿出手机看看时间，深夜两点多钟。他把小车儿停在公安局门口儿旁边儿，拿过后座上的擀面杖，先抱下左腿，撑着擀面杖下来，把车锁上，艰难地拄着擀面杖，用右脚蹦到公安局大门口儿，“咚！咚！咚！”地敲门。

片刻，大门里面亮起一片昏黄的灯光，传来看门儿老头一声懒洋洋的不满的问话儿声：“谁呀？深更半夜地敲什么敲！”

“快开门，我是杀人犯。”

“你是杀人犯？”听声音，看门老头有点儿怀疑。

“是。杀了三个人的大杀人犯。”

“杀了三个人？”看门老头更不相信了，认为是个疯子在胡闹。几年来，看门老头夜里遇到过多起精神病瞎闹腾，有时折腾一夜。他想，今夜又睡不安稳了，对门外大声呵斥道：“走！快走！在公安局门口儿瞎闹不是好玩儿的！”

“我从不撒谎，说的全是真话！”

“快走，再闹把你铐起来！”

“铐吧，我就是来投案的！”

他的话儿音刚落，院内的灯光灭了。

“咚！咚！咚！”他继续用力敲门，敲了半天没见一点儿动静，他想再敲下去也没用。

这时，天飘起了雪花儿，细碎的雪花儿落到脸上冰凉冰凉的。他蹦回来，钻到车里，锁上门。雪越下越大，天气奇冷。他调调座位仰在上面，打开发动机增加热量。经过这番折腾，腿剧烈地痛，他无可奈何地闭上眼睛等待天亮。

寒冷而漫长的夜终于过去了，楼房和街道渐渐清晰起来。雪还在不停地下，地上全白了，街上开始有人走动。

他从车窗里看到，马路对面有一家卖早点的小饭馆儿开门了，时有稀稀拉拉的顾客出出进进。他把车开过去，停在小饭馆儿门前，拄着擀面杖咯噔咯噔进去。

下雪的缘故，小饭馆儿里吃早点的顾客稀稀拉拉的，早点卖豆腐脑儿和油条。

他找个能看到公安局门口的座位坐下，要了两碗豆腐脑儿，五根油条。他确实饿了，两碗豆腐脑儿几乎是灌到肚子里去的，五根油条狼吞虎咽地吃完了，问：“多少钱？”

“五根油条一块五，两碗豆腐脑儿一块，一共两块五。”

他打开钱包，里面最小的面额五十元，迅速抽出一张递过去：“给。”这时，他看到公安局的大门开了，从院出来一个身着警服的人。他立刻走出小饭馆儿，把车开过去。

卖豆腐脑儿的用围腰擦擦手，接过钱，打开钱包翻弄了几下。不知道是真不能找零，还是怕找零影响生意，不好意思地说：“刚开张没零……”店主说着抬起头，惊讶地看到客人已走出店门，进了小车。

店主快步走到饭馆儿门口儿大声喊：“喂！找零钱。”连喊几遍，车子没停，过了马路。

他把车停好，撑着擀面杖下来。他不想给人一瘸一拐的形象，没有单腿蹦，咬着牙挺起胸，迈着步走过去。

这位民警三十五六岁，中等身材，十分干练。两道又粗又浓的眉毛直插鬓角儿，两眼炯炯有神，加上一身合体的警服，潇洒威武，气质沉稳，有一股天生的震慑力。他是刑警大队长，叫章帆，昨晚值夜班。

他走到章队长跟前，停住脚步问：“你是县公安局的同志吧？”

章队长没有直接回答，问：“你是谁，认识我？”

“不认识。”他停顿了一下，直截了当地说，“我是杀人犯，请把我抓起来。”

章帆大队长听了这突如其来的回答，下意识地向前迈了一步，和他保持一个合适的距离。他要行凶可一脚踢飞凶器，要逃跑一个箭步就能抓住他按倒在地上。章队长用锐利的目光直视这个自称“杀人犯”的人，他身体挺拔，风度翩翩，穿着一身高档的黑色西服，内套一件驼色毛衣，雪白的衣领下扎着一根红底嵌金丝的领带，皮鞋擦得又黑又亮，似乎在出席大型会议。他身上没有一点儿血迹，目光里既没有杀人犯的凶残，也没有犯罪后的恐惧。令章队长不解的是，如果他的腿有毛病，为什么不拄一根高级文明棍儿，而拄根擗面杖？仔细瞅瞅，擗面杖上除了沾有一层薄薄的干面块儿，没有血迹。

章队长立刻意识到案情严重：“你来自首？”

“我不是自首，不需要减轻罪行，就是来投案！”说着，他掏出手枪扔过去，“这是我杀人的凶器！”

章队长凌空一把接过手枪，迅速拉开枪膛，里面还有子弹。他握住枪，打开扳机，严肃得近乎命令：“走，到刑警大队说话！”同时，他叫来了三名刑警。

罪犯又拿出汽车钥匙扔过去，指指停在路边的汽车说：“那是我的车，后备厢里有我杀人时穿的衣服。”说完，他向公安局院内走去。

来到刑警大队办公室，章队长审讯，一个刑警做笔录。

“你是哪里人？”

“李家店儿的。”

“作案地点？”

“村主任家。”

……

章队长问完杀人的经过，拨通了大郭庄乡派出所的电话，要他们立即侦查。

派出所长带人风驰电掣般地来到李家店儿村主任家，看到杀人现场大吃一惊。院子里躺着两男一女三具尸体，地上一大片血。

侦查人员立刻向章队长报告。

章队长神情严肃地指示：“保护好现场！”说完，章队长转身把审讯笔录递给他，声色俱厉地说：“看看笔录是否同意？”

他接过笔录从头到尾看了一遍递回：“完全属实。”

章队长用犀利的目光逼着凶犯大声说：“签上你的名字。”

他工工整整地在笔录下方签上三个遒劲有力的字：“杨剑飞”。

只听“咔嚓”一声，一副锃亮的手铐牢牢铐住杨剑飞的双手。

第一章 未曾蹚过的女人河

剑飞的生命线是由法律、道德、正义与爱情的千丝万缕儿交织而成的。在杂乱无序的丝缕里，爱情线是他生命的一条主线。别人的爱情线穿满了五光十色的珠玑，他的爱情线串的是人间的酸甜苦辣。

杨剑飞的心头也有过一条美丽的女人河，纤细的河水曾汨汨地流过他的心间……但这条河清澈而辨不准流向，美丽而迷蒙。

剑飞的那条河叫英英。

英英小时候，年年来李家店儿她姨父犟筋儿家住上一段儿时间，剑飞管她姨夫犟筋儿叫叔。犟筋儿家和剑飞家一墙之隔，他女儿娟子还没有出生，周围的邻居也没有英英这么大的小孩儿，英英来了，姨让她和剑飞一起玩耍。剑飞比英英生日大两个月，英英叫他“剑飞哥”。

夏天，英英来了，他俩牵着小手儿到谷子地里捉蝈蝈，两颗小脑袋像在绿浪里飘动。大人吼着他俩快出来，别踩坏了谷子！姨父犟筋儿编个小笼子，把捉回的蝈蝈放在笼子里挂在窗台上。他俩掐金黄色儿的丝瓜花儿喂蝈蝈，有时怕它渴还洒点儿水珠。蝈蝈吃饱了，高兴地“咯咯咯”地唱歌。英英听得出神，望着笼子说：“剑飞哥你听，蝈蝈也叫你哥哥哩……”

夏夜吃了晚饭，剑飞娘领着他俩到河堤上的树林里抓知了。树林很密，黑乎乎的，树枝影影绰绰，像大人们讲的故事里的妖魔鬼怪。英英有点儿害怕，使劲儿拉着剑飞的手紧紧贴在身上，他感到了英英“突突”的心跳。真是两小无猜，要是大孩子肯定不好意思。娘把捡来的枯树枝点着，火苗像红手帕似的摇动着，林子里马上亮了起来。英英的脸蛋儿被火苗映得红扑扑的，像一朵荷花儿。娘去摇树，树上惊飞的知了“吱——吱”地叫着往火里钻，知了傻呵呵地把火光当成阳光了。娘摇了一棵又一棵，知了不停地“吱——吱”地叫着飞下来。他俩忘情地拍着小手笑着跳着，一个晚上捉了好多知了。第二天，娘将知了炸熟了给他俩吃。他俩搬来几块砖头当饭桌，土块儿当馍馍，树叶当盘子，树枝当筷子，吃着知了玩过家家。他装爹，她扮娘，小枕头当娃娃，玩得开心尽兴。

一次到河滩割草，英英的手指头被小镰刀划破了直流血，痛得哇哇哭。剑飞一把抓起英英划破的手指头噙在嘴里。这个方法是从大人那里学来的，不知道真灵还是别的原因，英英感到不痛也不哭了，忽闪着挂着泪珠的睫毛，憨憨地望着他。有时天晚了，剑飞在英英姨家睡着了，她姨告诉剑飞娘，让剑飞在她家住，晚上和英英睡在一个炕上，盖着一条被子……

时间一年年过去了，英英长大后来姨妈家渐渐少了，英英和剑飞都很思念对方。只要英英来姨妈家，稍停片刻就往剑飞家跑。那时候不知道哪里来的那么多话，常常说到月亮升空。有时英英姨找来愠怒地说：“你是来看我还是来看你剑飞哥的？”

他俩听了都感到不好意思，英英满脸羞涩。

上小学各自在自家村里，上中学后，他俩一个班不说还是前后桌。晚自习前后桌子并在一起是一个学习小组。学校没有电，同学们用墨水瓶自制煤油灯，轮流买煤油。晚自习开始，一盏盏油灯亮了，宛若静谧的夜空里升起点点星辰。剑飞每每回想起来，面前那摇曳的淡黄色的灯焰，像一朵绽放的黄色菊花儿，根根金丝舒展着童年的友谊和纯真；像颗无叶的金橘，孕育着中学时代的美好和甜蜜。

高中一年级，英英得了风湿性关节炎，严重时不能走路，她娘拉着小板车送她上学。下雨下雪，剑飞到食堂给英英买饭。久了，同学们开始私下里议论他俩谈恋爱。为这事儿班主任老师找剑飞询问，他否认了。他说英英姨妈家是他们村儿的，两家是亲戚。老师听后在班里对这些风言风语进行了批评，说英英身体有病，大家要向剑飞学习，关心帮助英英同学。读完高中一年级，那年夏季阴雨连绵，时大时小下个不停，一个暑假不见晴天，空气异常潮湿。英英的病越来越严重，到了不能走路的地步，上厕所要大个子女生背着去，不得不休学。

高中二年级开学后，英英的座位没人坐，好长一段时间空着。看到空空的座位，剑飞心里一片空旷，好似茫茫的无边无际的沙漠。晚自习煤油灯下少了英英聚精会神学习的身影，剑飞的心似乎坠落了半个星空。开学两个星期后他实在忍不住了，星期六黄昏回家，星期天早上告诉娘去看英英。

他记得那一天，从夜里就开始下着绵绵细雨，一直没停，地上的雨水泛起数不清的涟漪。

娘望着屋外的雨说：“等停了再去吧。”

他一边找雨衣，一边强调理由说：“娘，雨下了一夜，谁知道停不停呢。这点儿雨不算什么，再说下午还要返回学校，现在去吧。”

从姑娘走过来的娘，懂得儿子的心，点点头应允了。

秋雨蒙蒙，原野寂寞无声。高粱穗像把小伞遮挡着雨水，玉米棒子上的花线儿被雨淋成了缕儿，挂满小腰包的大豆叶子淌着雨滴。细雨打湿了原野也打湿了剑飞的心，英英的病情是轻是重，能不能治好？今后还能不能继续上学？牵挂与焦虑伴着寒雨流进他的嘴角，流入他的心里。雨，是苦涩的。他踩着泥泞的路越走越快，把雨丝撞得根根打弯儿。

英英娘见到剑飞异常高兴：“下着雨来看英英，真是好孩子。”英英娘一边接剑飞的雨衣一边喊，“英英，猜谁看你来了。”

英英走路很艰难，休学后整天待在屋里，远离了火热的学校生活，变得孤独而苦闷，疾病折磨的愁云浓浓笼罩在心头。剑飞的到来让英英喜出望外，异常激动。英英慢慢坐起来，脱口叫了一声“剑飞哥”。这声亲切的称呼已尘封很久。英英上初中时就叫不出口了，一是长大了不好意思，再是怕同学们嚼舌头说风凉话。英英叫了声“剑飞哥”，心里感到亲切又舒畅，隐隐感到还有一种莫名的东西在涌动。